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 州

GUANG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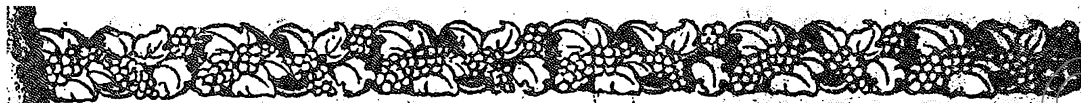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于本年2月1日至11日間在北京舉行。
上图：參加會議的四川省付省長童少生敬友（右）在大會上。

新華社記者 孟慶彪攝

封面：由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2月14日到達平壤。代表團受到以金日成首相為首的朝鮮國家領導人和平壤市各界人民的盛大歡迎。
圖為周恩來總理、金日成首相、陳毅付總理在機場上。

新華社記者 孟慶彪攝



1958年第5期(總第158期)目錄

半月談：丟掉幻想，與教廷的帝國主義政治路線鬥爭到底！……(2)

反對教廷的政治迫害和無理干涉……郭正基(7)

全國愛國會致電廣州神長教友擁護政府逮捕鄧以明等……(11)

廣州神長教友集會聲討鄧以明……(11)

天津神長教友擁護政府逮捕鄧以明等……(13)

熱烈擁護廣州市人民政府依法逮捕鄧以明的措施……李德培(15)

衷心擁護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胡少甫(17)

反帝愛國運動的又一重大勝利……姜建文(20)

擁護政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張濟眾(21)

衷心擁護政府的英明措施……王洗耳(22)

要求政府依法嚴懲……陳道南(24)

武漢市中級法院判決劉和德反革命集團……(25)

徹底揭露羅馬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各種宗教形式散毒的
罪惡行為教宗定“聖若瑟工人”占禮的真實目的……張治來(26)

揭發香港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利用聖經散毒的
罪惡陰謀(讀者來信)……(27)

從利用聖經聖書散毒看帝國主義的嘴臉……姚正一(28)

祈禱神功不許利用，不許玷污……張濟眾(31)

揭穿梵蒂岡政治陰謀的又一花樣……陳原才(34)

教廷利用“祈禱”為名進行反動宣傳……本刊資料室(37)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42)

耶穌傳……李德培(51)

廣 揚 (半月刊)

1958年第5期(總第158期)

1958年3月1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 輯 兼 出 版 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 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个 月 12 期 1.20 元
印 刷 者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蓋付登記許可証第40號		

丟掉幻想，與教廷的帝國主義 政治路綫鬥爭到底！

羅馬教廷過去利用了它在宗教上的權威，控制了我們信奉天主的人的心靈。有許多善良的教友，在毒素蒙蔽之下，善惡莫辨，是非不明，在政治上作了帝國主義的俘虜。通過這次社會主義學習，廣大的愛國教友都醒悟了，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已經昭然若揭，真是人人得而誅之。但也還有些過去受毒較深的教友，他們在肯定羅馬教廷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同時，却還對教廷抱有種種幻想。他們還未能深刻地理解到羅馬教廷為什麼在政治上倒向帝國主義，因而便把教廷的一些反動措施看成是偶然事件，看成是不了解新中國的情況，甚至还天真地以為只要向教廷說明情況就可能促使教廷改變態度。對教廷抱有這些幻想，說明了這些教友在政治上的認識模糊，也說明了他們還是以宗教情感來代替政治情感。我們有責任耐心地教育這些教友，使他們能徹底認清羅馬教廷的反動本質，從而打破幻想，鬥爭到底，堅定地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羅馬教廷基於它經濟上的利益，歷來是依附於反動勢力，維護剝削制度的。過去羅馬教廷所以成為封建制度的支持者，是因為教廷本身就是最大的封建主，那時它幾乎握有全歐三分

之一的土地。今日羅馬教廷所以成为資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是因为教廷本身已經成为一个壟断資本的集团，如在意大利，没有一个經濟活动的部門里沒有教廷的資本，教廷控制了150家意大利銀行，教廷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及南美各国，都占有大量的股票与土地，与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关系更为密切，教廷的大量資本日漸移向美国。这就是羅馬教廷今日所以必然維護資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我們應該看到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經滲透了羅馬教廷，这当然会直接影响着教廷对宗教事务的处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廷慣于利用宗教手段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羅馬教廷的反动是偶然的嗎？我們可以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教廷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反动角色来回答这个問題。教廷曾支持俄国的白卫匪軍反对苏維埃政权；支持霍尔第劊子手屠杀匈牙利的革命群众；帮助意大利的法西斯匪徒夺得政权；支持德国希特勒政权；支持英国張伯倫的反苏綏靖政策；支持法国的法西斯保皇派；支持佛朗哥法西斯匪帮顛复西班牙革命政权；支持日本軍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教廷与“軸心国”結成同盟；在战后又积极投靠美帝国主义；支持蔣介石集团，反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在东欧几个人民民主国家中間进行顛复活动。……难道可以把这些反动措施說成是一連串的偶然事件嗎？当世界出現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在国际斗争中教廷无一次不是站在反动陣营方面。1951年美国白宫曾露骨地說过：“大家知道，梵蒂岡正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着有成效的斗争，直接的

外交关系將有助于使我們在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共同努力取得配合。”这不是摆明了教廷和我們之間存在着兩条道路的斗争嗎？教宗比約十一世曾說过：如果神圣的天主教会的利益（按指反对共产党）要求这样做，他准备和魔鬼結成同盟。可見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是坚固的，連耶穌的圣訓也不顧了。我們对如此反动透頂的羅馬教廷，还能幻想它些甚么呢？我們是不能干“緣木求魚”的蠢事的。

羅馬教廷对新中国的敌視态度也不是偶然的，它也根本不是甚么不了解新中国的情况。教廷历来是支持反动的蔣介石政权的，过去蔣介石的反共血腥屠杀，屢次得到教廷的喝采和支持；当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了蔣介石的反动統治以后，教廷和蔣介石同样都是不甘心的，无日不在夢想着再騎到人民的头上来。这也就是几年来教廷为什么那么起勁地煽动中国教友反抗人民政府的原因。在中国犯了罪的、为中国政府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都为蔣介石收容起来，黎培里也被教廷派往台灣任“公使”，这是否基于教务上的需要呢？蔣介石在1953年曾公开声称：“欢迎自大陆退出的傳教士到台灣援助收复大陆的准备工作。”可見这絕非教务上的需要，而是純屬政治上的需要。1956年枢机主教剛恒毅在接受蔣介石贈給他以“勳章”及“紫紅佩带”时，曾表示：“祈望仁慈天主速賜中国大陆光复。”1957年枢机主教田耕莘在美国曾声称：“中国人民迟早將推翻中国大陆之共党政权。”9月間田从美国抵台灣后，也立即和蔣介石談“反攻大陆”的問題。据中央社报导：“总

統希望田樞机早日策划大陆重光后对天主教教务的推展。”羅馬教廷現在念念不忘于“光复大陆”，显然不能理解为它不了解新中国的情况，而只能理解为蓄謀顛复新中国政权。我們又能对它幻想些甚么呢？难道我們已經获得自由的双手，現在还需要再佩带一付鉄铐来作为裝飾嗎？

有些教友对羅馬教廷存在着幻想，可能是因为教宗在圣教会中的崇高地位，因为当初耶穌把管理圣教会的权力交給伯多祿。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已經滲透了羅馬教廷，便迫使教廷往往不顧圣教会的利益，作出一系列的荒謬絕倫、伤天害理的决定，这就不能不損害了它在宗教上的威信，褻瀆了它的圣职。因而，即或是在宗教事务上对教廷的幻想，也必然会在教廷的反动事实面前归于破灭。上海教区諮議長徐元荣神父原来对教廷抱有幻想，他把合法选出的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張士琅呈报教廷备案，原来料想必蒙教廷批准，因为选举張代主教是符合法典，也符合教会及上海教友的利益；教廷的回电来了，却是无理否認張代主教，还阴謀分裂上海教区，規定了“和平通功”的反动措施。这就是对教廷幻想的結果！当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召开的时候，有一些“好心腸”的神长教友，对教廷抱有幻想，認為教廷不会干涉我們的爱国行动的；結果，費特通訊社的电訊来了，却是誣蔑中国天主教友的爱国組織是“裂教”，还不准教友参加共产党領導的一切組織，否則就被“絕罰”。这样一来，“好心腸”的人的幻想破灭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开过以后，还有的神长教友对教廷抱有幻想，

天真地想教廷今后总会收斂一下吧！結果来了个反动的“新絲总附意”，这一回它又扫光了許多人對教廷的幻想。事实胜于雄辯，誰还对教廷抱有幻想，誰就要在事实面前大失所望！

必須丢掉对教廷的任何幻想！在教廷不改变它目前完全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立場的情况下，不可能放弃对新中国的政治偏見，也不可能尊重中国教会的应有权利，目前羅馬教廷既然在政治上和我們背道而馳，我們就必须摆脱它的控制，拒絕它在教学上的无理干涉，对教廷旨在破坏我們国家的种种阴谋措施，都必须坚决地斗争到底，而不容有任何幻想。以中国之大，教友三百万，教区过百，而主教寥寥无几，这就是羅馬教廷基于政治原因，損害中国天主教会应有的权利的明証。目前有些地区的神长教友提出自选主教的問題，正是行使我們应有的权利的英明远見。自选主教是正确的，是符合教規教义，也符合圣教会的利益的，它必然为全国的爱国的神长教友所热烈拥护。

我們必須坚决贯彻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方針。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到目前我們国家在世界上是一个独立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認識到旧中国帶給我們中国天主教会的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状态，是与我們国家的独立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办好新中国的圣教会的責任落在广大的覺悟了的教友的肩上，这是历史交給我們的崇高使命。全国的爱国神长教友們有充足的信心完成它。我們应当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丢掉对走帝国主义政治路綫的羅馬教廷的任何幻想。

反對教廷的政治迫害和無理干涉

陝壩天主教總堂神父 郭正基

我們的祖國正在經歷着一次歷史性的變化，全民性的社會主義大辯論已在開展。毫無疑問，這將更有助於促進全國人民政治上的大團結，促進我國的繁榮富強和六億人民幸福生活的早日實現。在這樣的大變化中，任何人都必須跟上歷史的發展，否則就必然會被歷史所拋棄，為六億人民所拋棄，為社會主義所拋棄。事實已經證明，實現社會主義是全國人民最高利益和一致的意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動搖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阻礙我國人民向建設社會主義邁進。因此，擺在我們300萬中國天主教友面前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偉大祖國。

幾年以來的經驗證明，無論從愛國的角度來說，或者從愛教的角

度來說，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都是光榮的、正確的。實際上，我們也在沿着這個方向前進。反帝愛國運動的深入開展，以及全國愛國會的正式成立，正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友選擇這條道路的具体實踐。

但是，我們這種愛國愛教的具体行動，一開始就觸動了羅馬教廷的怒火，就遭到它的政治迫害和無理干涉。解放以來，羅馬教廷通過各種宗教形式，煽動我們中國天主教友和人民政府對抗，企圖永久在中國教友和人民政府中間造成一條不可越過的鴻溝，要我們反對自己的祖國，永久地、忠實地為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政策服務。羅馬教廷對我們的政治迫害和無理干涉，最近更變本加厲，尤其是更露骨地表現現在破壞全國愛國會和無理否認上海教區依法選舉的張士琅代理主教的事件上。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全體神職人員和廣大教友的極大憤慨。

羅馬教廷對我們的一切迫害是無理的、毫無根據的，因而也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它的任何迫害威脅，對深明是非的神長教友來說，是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但是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用各種謠言為羅馬教廷的反動措施辯護，破壞全國教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我們必須嚴重注意教廷的一切政治迫害，並隨時駁斥各種謠言，教育廣大教友群眾，徹底認清它的政治面貌，進而割斷與它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關係。現在本人願先就我們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發表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作為一個天主教友，應當如何正確理解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呢？應當承認，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分不清大是大非，抱有不正確的認識。我們深知，從神學觀點來說，教友和教宗的關係基礎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羅馬教廷作為天主教最高領導機構，其權力僅限於宗教範圍；全世界天主教友也只在宗教信仰範圍內隸屬於羅馬教廷的領導，具體說，就是我們應當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繼承聖伯多祿位的教宗的領導。神學上所說的教宗最高權力就是指的這種純屬管

理領導宗教的權力。耶穌交付與聖伯多祿的權力：“我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世所捆綁的，在天上也捆綁；凡你在世所釋放的，在天上也釋放。”（豆，十六、19）；

“你放牧我的小羊，你放牧我的大羊。”（若望，二十一、15-17）都是指的宗教性的權力。應該指出，宗徒們當時對耶穌將要建立的國度的性質，也有過很大的誤會。他們曾經幻想耶穌建立現世的國度，恢復猶太民族的主權，這樣他們也可以得到現世權力。耶穌針對他們這種錯誤思想，進行過多次教育，說明祂的國不是現世的國：“我的國度不是關於現世的。”我們清楚地記得當着扎伯德二子的母親介紹他的二子要耶穌讓他們坐在自己左右時，在宗徒們中所引起的關於未來地位的爭論，耶穌借機又批判了他們的錯誤思想，說明他們將和世俗的當權者不同。（豆，二十，20-26）這完全說明耶穌的國度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耶穌給宗徒們的權力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界限分明，不容絲毫置疑。

因此，我們對教宗並不承擔任何政治義務，在政治上我們絲毫也不隸屬於他的領導。同時，耶穌更

明白地教訓我們在政治上應服從政府：“責撤肋的歸責撤肋；天主的歸天主。”（豆，二十，21）由此可知，歷代教宗以及現任教宗的干預政治的事實，完全是歷史的產物而非教義的組成部分。所以一切企圖把教宗的宗教權力和政治活動混為一談的說法，不僅是極端荒謬的，而且是違反教義的。

以上種種完全可以說明，我們天主教友在選擇我們政治生活方面，沒有服從教宗的絲毫義務；教廷也沒有干涉我們政治生活的絲毫權力。因此我們不但能夠，而且應當，抗議教廷無理干涉我國教友愛國愛教的一切措施。這樣作並不觸犯任何教義教規。因為我們反對的不是教宗繼承于首任教宗伯多祿的管理宗教的權力，而是反對超越宗教權力範圍的政治干涉，而且這種干涉和我們愛國愛教的天職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羅馬教廷的政治路線是資本主義路線，實際上是站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一邊，為帝國主義服務的。這一點從它的一貫支持國際侵略勢力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上可以得到證明。因為它從資本主義反動立場出發，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

度，對新中國天主教友熱愛祖國的權利進行各種誣蔑和迫害，有意地把愛國和愛教的職責對立起來，企圖給我們精神上製造分裂。它的邏輯是：要末當一個虔誠的教友，那就必須反對祖國，當祖國的叛徒；要末就當一個愛國者，那就必然是教會的叛徒。我們中國天主教友必須識破這種極端歪曲教義的政治陰謀。對此我們必須給以響亮的回擊。我們的答復是：我們300萬中國天主教友要永遠當吾主耶穌的忠實徒弟，同時也要作祖國大家庭中的好兒女，要當熱愛社會主義的好公民。因為我們的教會的基礎決不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種社會制度上的，更不是建立在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上的。我們中國天主教友在政治上的選擇絕不容許羅馬教廷越俎代庖！同時，也正因为我們要當吾主耶穌的忠實信徒，我們更有責任熱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教廷把愛國愛教對立起來，實際上是為達到讓我們反對新中國、愛帝國主義的目的，這是多末荒謬！如果我們在教廷的政治迫害前低頭，那就等於承認“愛國有罪”的荒謬說法。

我們試問羅馬教廷為什麼要反對新中國呢？難道說中國人民永遠

应当受人奴役，沒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嗎？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的統治，來爭取自己解放的權利嗎？我們也要問教廷為什麼要反對新中國教友開展的愛國愛教的反帝愛國運動呢？難道中國教友沒有權利改變中國教會多年來被帝國主義利用來作為侵略我國工具這種情況嗎？難道我們能夠容忍在解放了的新中國土地上仍然存在着一塊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嗎？中國人民決不會忘掉我們民族過去一百多年被帝國主義壓迫的痛苦歲月，也決不會忘掉今天的解放是我國人民多年來在共產黨領導下以無數鮮血所換取來的代價。因此我們也決不會再給予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任何方便。我們將如同保護自己眼球一樣來保護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反對一切阻撓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陰謀。

我們 300 萬中國天主教友的立場是：和全國人民一道堅決擁護共

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全國人民一道，反對一切妨害我們走這條道路的勢力和企圖，因此我們一定要反對來自羅馬教廷的任何政治迫害和干涉，而且一定要反對到底。我們一定要這樣作，因為這是作為一個新中國公民和新中國天主教友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

我們中國 300 萬神長教友還必須加強團結，提高政治警惕性，隨時注意羅馬教廷對我們的反動措施和政治迫害。它既能絕罰愛國神長李維光代主教和李蔭桃神父于前，否認依法選舉的上海代理主教張士琅于后，那末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它還會用新的花樣來破壞我們中國天主教友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我們精神上必須作好準備，團結一致，用堅決的鬥爭來對付一切可能的政治迫害和無理干涉。我們堅信，我們的鬥爭是合于天主的聖意的，因此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更正 本刊本年第 3 期第 10 頁右欄第 17 行“神”應為“神滅”，21 頁左欄第 2 行“朱運產”應為“朱運廣”，24 頁右欄倒數第 7 行“至誠成”應為“致成”；第 4 期第 2 頁倒數第 6 行“分于”應為“分子”，第 4 頁第 5 行“距”應為“矩”，21 頁加圈文第 5 行“總宗座”應為“宗座”，第 2 項右欄文倒數第 10 行“山土灣”應為“土山灣”；第 23 頁第一段文右欄倒數第 2 行“友所舉”應為“所舉”。特此更正。

全國愛國會致電廣州神長教友 擁護政府逮捕鄧以明等

廣州市公安機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顏德耕後，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特電廣州市神長教友，擁護政府這一措施並支持廣州市神長教友的正義鬥爭。電文如下：

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并轉全體神長教友：

獲悉廣州市人民政府破獲了潛藏在我聖教會內部的鄧以明反革命案並將披着宗教外衣、一貫破壞祖國人民利益、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鄧以明、顏德耕依法逮捕。我們衷心的擁護人民政府這一正確的措施並號召全國各地愛國組織及全體神長教友大力支持你們的愛國愛教的正義行動。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

1958年2月7日

廣州神長教友集會聲討鄧以明

陳亦新付主教等神長教友多人憤怒控訴 這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廣州市神長教友於2月7日集會，聲討反革命分子鄧以明。出席大會的有廣州神父、教友700多人。出席廣東省天主教人士座談會的各地神長、教友30多人也應邀參加了聲討大會。在大會上許多神長、教友都以親身經歷和親見親聲的事實，憤怒地控訴了鄧以明的反

革命罪行，並要求人民政府依法給予嚴厲的懲辦。

會給長期為鄧以明蒙騙、利用和控制的廣州神父們都紛紛在会上發言。廣州教區付主教陳亦新首先代表廣州神長擁護政府嚴明措施。他說：“梵蒂岡是一個政治獨立機構。它與社會主義對立。一向敵視

新中国，敌視人民政府，利用宗教发出許多反动政治命令。邓以明忠实执行这些命令而干出許多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損害人民利益的罪行。他曾經政府极力爭取，多方教育，真是仁至义尽。但他一直表現怙惡不悛，頑抗到底，人民政府才把他依法逮捕，这一正确措施是符合人民群众和教友利益的。”他还表示坚决与邓以明划清敌我界綫，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爱国組織，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广州石室天主堂付本堂神父譚干超說：“邓以明是梵蒂岡各項政治命令的忠实执行者，他煽动說什么‘不能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共产党不信神。’这是反革命分子邓以明惡毒的挑撥离間，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一种破坏。邓以明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政治問題而不是什么信仰問題。广州公安机关依法將他逮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职人員，而是因为他犯了国法，因此將他法办是正确的。我曾一度受他的蒙蔽，跟着他走，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这次从政府逮捕邓以明得到教訓，願意改变立場，站到人民的行列里，与邓以明

划清敌我界限，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河南天主堂本堂神父黃鳴潮也說，邓以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勾結帝国主义和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严重的；应予法办。他并表示，（爱国必須反帝，参加爱国組織，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設社会主义。在大会上发言和書面发言的还有石室天主堂神父連明德、刘謙常，河南天主堂神父謝志賢以及方碩梅、馮志賢、呂慧霞、李浩芳、叶志芬、黃偉賢、曹兴等十多位教友。他們一致譴責邓以明是一个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忠实走狗，是祖国的叛徒，是教会的敗类。一些爱国教友还訴說了过去在邓以明黑暗統治下因参加爱国活动而受邓以明强加以“罪”后在心灵上的痛苦，有些长期累月过着暗中飲泣的日子。对反革命分子邓以明表示无比的痛恨。

出席广东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的韶关教区代理主教夏学謙、北海教区代理主教林振芳、嘉应教区付主教藍国荣，和宝安、台山、高要等地的神父叶蔭民、修女鍾金娣、教友何貴成等，都在会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法办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他划清敌

我界綫；并表示坚决支持广州神长、教友对教会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何文处长、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廖安处长，也应邀到会讲话。他们都指出，在广州天主教内揪出了反革命分子邓以明是我们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又一次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颠覆破坏活动阴谋的又一次有力的打

击。何文处长并指出：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帝国主义不会因为他们的忠实走狗邓以明被镇压了，便放弃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因此，教友们仍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被帝国主义利用。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对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声讨书。（陈方）

天津神長教友擁護政府逮捕鄧以明等

广州市公安机关破获邓以明反革命案，依法逮捕邓以明、颜德耕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市的全体神长、大小修院修生及教友等莫不拍手称快，拥护政府这一英明措施。2月15日，全体神长、大小修院修生及部分教友集会，对政府这一措施进行了讨论。许多神父修生发言，一致认为政府逮捕邓以明等是正确的、及时的，表示完全拥护。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邓以明反革命案说明，今天中国天主教会内仍有少数坚决执行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命令、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

分子及反动分子存在，天津教区也发现了这样的反动分子；因此，今后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教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并把正在进行中的对天津教区内反动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冲垮这一反动阵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拥护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声明”。（全文见后）

又，天津教区神哲学院全体修生2月15日致函广州神长教友，拥护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等，并支持广州爱国神长教友的正义斗争。（全文见后）

關於擁護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的鄧以明的聲明

廣州市公安局經過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批准，於2月5日逮捕了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廣州教區主教鄧以明。對政府的這一正確措施，我們天津市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們表示熱烈的擁護。

反革命分子鄧以明一貫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策，幾年以來，在帝國主義分子指揮下，進行搜集情報、掩護派遣特務間諜分子、造謠破壞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壞天主教友反帝愛國運動及迫害愛國教友等種種罪惡活動。這是每一個愛國的天主教友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國法所不許的。特別是我們從報章中得知，在天津市進行過許多罪惡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張思謙曾受到鄧以明的掩護和指使，更引起天津市神父教友們的無比憤怒。政府逮捕了這個反革命分子，是保衛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保護正當的宗教信仰

自由的英明措施，是完全符合廣大人民及愛國教友的利益的。政府逮捕了這個反革命分子，也是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的又一次有力的打擊。

我們深知廣州的愛國教友幾年的反帝愛國鬥爭會獲得很偉大的成績，並與反革命分子鄧以明進行過不懈的鬥爭。我們祝賀廣州的愛國神長和教友在向教內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的重大勝利，並表示堅決支持廣州市愛國教友們的正義行動，把反革命分子鄧以明過去把持廣州教區所散布的反動影響徹底掃清，並預祝廣州市天主教反帝愛國的隊伍更壯大起來，沿着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勝利前進！

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教區全體神職人員

1958年2月15日

致廣州全體神長教友書

廣州全體神長教友們：

我們從廣州日報看到廣州公安機關在本年2月5日依法逮捕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鄧以明，

同時看到了鄧以明的種種反革命罪行，激起我們全體修道生無比的憤慨。他依然接受國外帝國主義的津貼並執行梵蒂岡反動政治命令，這

是我們決不能允許的。我們完全擁護政府這一項正確措施。這不僅維護了全國人民的利益，也正是我們廣大神長教友的要求！我們堅決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執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解放以來，你們的愛國運動遭到了反革命分子鄧以明的種種破壞與打擊，在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以鄧以明為首的反革命勢力在你們正義的鬥爭及政府的支持下，已被粉碎。這不僅是你們廣州廣大教友的勝利，也是全國反帝愛國運動的勝利！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鬥爭，作你們的後備力量，在愛國愛教的道路上與你們肩並肩前進！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全體修生

1958年2月15日

熱烈擁護廣州市人民政府依法逮捕

鄧以明的措施

· 李德培 ·

據廣州日報六日訊：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了披着宗教外衣，一貫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的反革命分子、天主教廣州教區主教鄧以明，和同案犯顏德耕。對政府這一正確的措施，我們表示熱烈擁護。

熱愛祖國是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憲法上有明文規定，天主十誡也嚴厲地命令了我們。聖教會的道理也再三地教導我們要服從合法政府，因為一切的權力都是從天主來的。現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我們唯一的合法政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政府。它領

導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短短的幾年內，在諸般建設上，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故此我們愛，必須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唯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很快地建設新中國，唯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很好地消滅罪惡的根源；也就是說唯有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我們300萬教友同全國六億人民共同當走的道路。此外，人民政府更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載在憲法，並且一貫地採取各種措施來保護教徒們的這一項權利，使宗教生活過的圓滿周到。故凡稍有良心、稍具民族氣節的人，對於擁護共產黨的領

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是不能有丝毫疑問的。但是，反革命分子邓以明，身为广州教区的主教，不但不领导教区的神职人員和教友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反而长期供帝国主义的驅使，利用教会职权地位从事反革命活动，搞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据广州日报揭露的材料：他非法接受帝国主义的活動經費，执行梵蒂岡的反动指示，掩护派遣特务間諜分子，并勾結間諜分子福寿康进行窃探情报；勾結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糾集国内各地区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勢力，阴谋扩大破坏活动；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仇視社会主义事业，竭力破坏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利用宗教神权打击爱国教徒。邓以明这样披着宗教外衣，將教会作为他进行各种罪惡活动的工具，不仅危害了祖国，也玷污了教会，違反了教会的真正利益；故邓以明不但是国家的叛徒，也实是教会的罪人。政府依法逮捕这样的反

革命分子，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保护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英明、必要、及时的措施，我們坚决拥护贊成。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虽已取得了基本胜利；国际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陣营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但帝国主义分子仍不甘于失敗，还来作垂死的掙扎。我們天主教友要和全国人民同样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来鑽空子破坏。該当知道，一切潜伏在教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是全体人民的敌人，更是教会的敌人。因此，我們每一个教友都要站稳爱国立場，与潜伏在教会的反革命分子划清敌我界限，与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把象邓以明这样人民的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清除出去，絕不容許任何反革命分子再来利用宗教破坏我們祖国的建設事业。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員）

編輯部啓事 讀者向本刊投稿，如用郵資總付（不貼郵票），請在信封上註明“郵資總付”字樣，并請將信封剪角投寄，以免欠資。

衷心擁護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

• 胡 少 甫 •

我衷心擁護人民政府依法逮捕潛藏在我聖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鄧以明。他是一貫披着宗教外衣破壞祖國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採取嚴正措施是符合全體人民利益，也與我們中國天主教的利益一致的。

梵蒂岡一貫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執行侵略和仇視中國人民的政策，從我天主教內破獲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案件中都得到証實。反革命分子鄧以明就是長期受帝國主義豢養和指使，忠實執行梵蒂岡反動政策的。從這次破獲的材料證明反革命分子鄧以明不斷地違背我國政務院法令，背着人民政府，接受帝國主義的大量活動經費，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並接受反動的指示和文件秘密串連傳播，搜集情況，打擊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還禁止閱讀信鴿、廣揚等愛國刊物，拒絕參加各種會議，到處散布“教難”空氣，反對土改，不許參加抗美援朝，破壞各種運動。梵蒂岡仇恨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陰謀，

反革命分子鄧以明都具體實現了。解放了的新中國打垮了各式各樣的敵人，豈能容忍這種惡勢力存在？住在新中國的土壤上，呼吸新中國的空氣的中國天主教友和神職人員激發着愛國愛教良心，對鄧以明堅決執行梵蒂岡反動政策的活動是不能容忍的。我們從鄧以明身上更可看出梵蒂岡反動本質和我們堅決與梵蒂岡割斷一切政治經濟關係的原因。梵蒂岡和被我們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其所以重視反革命分子鄧以明，擢升其為“主教”，就是因為他無恥地執行反動命令為，帝國主義効忠，死心塌地地與中國人民為敵。因此鄧以明反革命案件是與梵蒂岡執行美帝侵略中國的實力政策分不開的。

鄧以明反革命案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無絲毫宗教因素存在。從已知道的材料證明，他一貫破壞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對社會主義事業有着刻骨仇恨，進行了許許多多的反革命的活動。這些勾當與正當的宗教活動是毫無共同之點的，但

是都是在宗教外衣掩護下進行的。其特點之一是以“愛教”為名，以達到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目的，強調“愛國不能愛教”。

“不能愛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共產黨不信神”等荒謬言論，使教友不敢愛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擁護使祖國繁榮富強的共產黨。這與戰爭販子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約國會議上叫囂的“共產主義威脅宗教信仰”有什麼兩樣呢？愛國是守天主第四條誡命，參加祖國建設和各項愛國運動是公民的義務和職責，都是守好第四誡的具體表現。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辦的都是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情。沒有共產黨，中國國際地位不能提高，中國擺脫不了殖民主義的壓迫，中國也不會有這樣迅速和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廣大人民的生活也不會得到改善。這些好事是有眼人都看得見的，為什麼我們對這樣正確的領導不該擁護呢？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人民過着無剝削無壓迫的幸福生活，犯罪的機會大大減少，人人都將鍛煉成道德高尚的品質的人，這是與教義精神相符合的，為什麼我們不能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難道天主教的教義

是要我們擁護充滿着各種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嗎？我相信反對資本主義罪惡制度才是遵循真理，明知其為罪惡淵藪而去擁護資本主義這種罪惡制度，不是按真理辦事。反革命分子鄧以明說什麼“愛國不能愛教”，以“違反法典”、“背教、裂教”來破壞神長教友的愛國行動，這很顯明是用“愛教”的幌子，做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企圖以宗教為借口，來掩護自己為帝國主義的政治服務的罪惡目的。

鄧以明是披着主教外衣的祖國叛徒、教會內的敗類。他所干的活動已超出了七件聖事和宣揚教規教義的範圍。他是利用合法的身份，宣揚美帝工具梵蒂岡的反動政治路綫。這就證明他的問題是反革命與人民之間的敵我矛盾的問題。人民政府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對敵人採取打擊是必要的。不管他有信仰無信仰，只要反革命，就得依法懲辦。鄧以明背叛祖國，破壞人民利益的罪行，不僅違犯了國法，要依法治罪；也違犯了教規教義，與耶穌福音的精神和天主的誡命相違背。

雖然鄧以明的反革命活動早已

激起人民的义忿，但政府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人，曾对他进行了许多帮助和教育，促其悬崖勒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解放九年来对他教育和等待，是仁至义尽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却把人民对他的宽大当成软弱无能，反而坚持反动立场，目无国法，变本加厉地破坏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死心塌地，不愿放弃反人民的活动，自绝于人民。如果政府再对这样一贯披着宗教外衣、破坏祖国人民利益、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不采取严肃而有效的措施，以制止其猖獗活动，那就太宽大无边了，全体人民会有意见，我们天主教内的爱国神长教友也有意见。如果不把天主教内的败类肃清，中国天主教就不能纯洁，我们教会就被利用成为反革命的据点和藏身之所，反革命分子更会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给祖国人民造成损失。我们决不能容许这种殖民主义者所培养、物色的分子存在。

通过邓以明反革命案，使我更坚定了我的认识，那就是：（1）在天主教内过去有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反革命分子，将来仍能有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无反革命论”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提高警

惕，有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得注意它利用宗教。我们嗅觉要灵敏，目光要锐利，不能让类似邓以明的反革命分子逃掉。（2）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独立自办的道路，过去帝国主义分子霸占了主教职位，直到现在还未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我们坚决否认帝国主义分子的教区管理权，我们应该组织教区参议会，直接选举有才有德、爱国爱教的神长当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指定的人，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天主教内也应当结束。如果有人还留恋代理主教的资格，谈起来还津津有味，自以为“自己合法别人不合法”，我认为这种人太没有民族气节。（3）最后我向那些右派分子大喝一声：你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同邓以明反革命分子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如果还不低头认罪，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赶快站到人民这一边来，这是自绝于人民，前途是很危险的，对国家对教会对自己都没有好处。请三思斯言。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秘书付处长）

反帝愛國運動的又一重大勝利

• 姜 建 文 •

长期受帝国主义豢养，听命于帝国主义，忠实地在执行着羅馬教廷敌視我国，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政治命令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被我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这是政府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和使我们純正的宗教信仰不受侵犯的英明正确措施。我們衷心拥护人民政府的这一措施，并全力支持广州市爱国爱教神长教友的正义行动。这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又一重大胜利，对羅馬教廷力图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的政治阴谋又一次有力的回击。

羅馬教廷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敌視新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教宗利用它的宗座职权，以宗教的形式为掩护頒发煽动中国神长教友来反对自己祖国的各項“命令”和“通諭”。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就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忠实地执行教廷的各項反

动政治措施。这是如何丧心病狂，不遺余力地出卖祖国的利益，討帝国主义的欢心，死心塌地的在与人民为敌！

我們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我們恪遵主誠热爱祖国的具体行动，但教廷却以“叛教”、“裂教”的罪名和用“摘神权”、“弃絕”等无理手段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也就秉承着帝国主义的意志执行着教廷的这些反动政治措施，对教友宣佈“凡教友不准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参加爱国会就用各种手段来打击。显而易见，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已毫无半点中国人的气味了，是祖国的叛徒，教会的敗类。他不仅破坏、危害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玷污了我們教会，侵犯了爱国教友的信仰自由权利。我們如果对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反革命罪恶有任何容忍，就会使教廷的反动政治阴谋得逞，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教会的一种犯罪行为。

反革命分子邓以明是以“宗教”

为借口，以“信仰”为掩护而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他为了实现他那反动的政治企图，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使美蒋复辟，就故意强调“有神”和“无神”的矛盾，说什么“不能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共产党不信神”。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这种反动政治论调，是继承了帝国主义“天主教和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政治衣钵的。罗马教廷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反动政治阴谋，就是通过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之流而来具体实现的。我们要彻底改变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使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干涉，就必须清除教会的反革命的残余，因为他们 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否则，我们

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保证我们的信仰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我们要从反革命邓以明案件中吸取教训。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要深入一步地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彻底认清教廷利用宗教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政治面目；要彻底揭掉教会内一切反动分子的宗教外衣，看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认真贯彻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提高政治警惕性，擦亮眼睛，不要有任何自满麻痹情绪。我们神长教友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反帝爱国运动，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的开展下去。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郑州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

擁護政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鄧以明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代理院长 張濟衆

本年2月6日广州日报载：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月5日依法逮捕了披着宗教外衣、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及颜德耕。同时报上也刊载了邓以明的反革命罪行。

邓以明非法地接受来自梵蒂冈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大量经费，进行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各项运动、以及我们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罪恶活动；执行了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指示。这些事实说明了邓以

明是以实际行动破坏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们前进中的障碍。政府逮捕了这个反革命罪犯，是非常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政府这项措施不但维护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而且答复了三百多万教友的要求。我表示完全拥护。

从邓以明反革命案中，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与罗马教廷割断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的必要性。邓以明就是因为执行了罗马教廷的政治

命令，有了经济联系，所以才沦为背叛祖国的反革命罪犯。因此，为了祖国的利益和教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与罗马教廷割断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

邓以明反革命案教训了我们：罗马教廷并没有放弃利用中国天主教会进行破坏我们祖国的活动；同时，中国天主教会内部，还有与罗马教廷“和平通功”的反革命分子存在。今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衷心擁護政府的英明措施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神父 王洗耳

最近“广扬”发表了广州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天主教内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案件。首先我衷心地拥护政府的这一英明措施。逮捕反革命分子，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为保障全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应尽的义务。不论这反革命分子是属于哪一阶级，哪一社团，什么地位，只要他企图破坏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阴谋颠覆人民政权，政府就有严正的责任来惩办他。毛主席说过：“对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就是说，在今天祖国

和平、自由、幸福的土地上，一定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繁荣富强的国家，对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造谣、诬蔑和破坏；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再把帝国主义惨酷的铁蹄压在全体善良人民的头上。

政府依法逮捕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是完全正义和必要的。解放九年来，邓以明面对着祖国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不但放弃祸殃民的反动立场，而且还更变本加厉地仇视、诬蔑、破坏新中国的一切，仍然顽强地执行着梵

蒂岡的反动政治路綫，接受着梵蒂岡和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的經費和指示，又把这些經費和指示轉达給全国各地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直接支持他們的反革命活动；他又勾結、掩蔽特务間諜分子，刺探情报，糾集国内各地天主教的反革命势力，阴谋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命及天主教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又濫用神权，打击爱国神长和教友。邓以明的这些叛国的滔天罪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玷污了教会的純洁。

广州市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是为了清除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也是为了教会的光明前程。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所保护的是信仰自由，决不是以宗教外衣为掩护的反革命活动。宗教信仰和反革命是应该严格分开的，否則，中国的天主教就无立足之地了。我們必須認清，政府逮捕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决不是消灭天主教。解放九年来，全国各地教友的宗教生活都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和照顧，但这决不等于縱容和包庇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相反地，對他們也要进行无情的鎮压，对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要給与彻底的摧

毀。只有这样，天主教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諒解，才能走上广揚的大道。

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給广州的天主教揭开了光明的远景。多少年来，邓以明执行着梵蒂岡的反动指示，殘酷地控制着广州的天主教会，致使全体神长、教友們的爱国热情不能表現和发展，长期处在黑暗、緊張、恐怖的气氛中。今天，人民政府已經摧毀了这个反动統治，給广州的全体神长、教友們打开了窒息的枷鎖，讓他們从此尽情地享受祖国的自由和溫暖。但是，不可諱言的是，虽然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而他的殘势力和影响依然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对于这一支久被压迫和控制的爱国力量，大力支持，热烈帮助，使他們坚决地站稳爱国立場，对殘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无情的斗争，爭取最后的胜利，好能和全国人民一道，鼓起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飞奔。

• ☆ ☆ ☆

☆ ☆ ☆

要求政府依法嚴懲

貴陽真福堂本堂神父 陳道南

1958年2月6日廣州日報載：我政府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鄧以明（廣州教區主教）和同案犯顏德耕。我讀了這一消息後，感到無比的憤慨。

鄧犯以明長期以來，非法接受帝國主義活動經費，執行梵蒂岡反動指示，掩護派遣特務、間諜分子的活動，並勾結間諜分子福壽康進行竊探情報；勾結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糾集國內各地區的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勢力，陰謀擴大破壞活動，破壞人民政府各項政策法令，仇視社會主義事業；竭力破壞天主教友的反帝愛國運動，利用宗教神權打擊愛國教友。

由以上證明，鄧以明一貫披着宗教外衣，聽命於梵蒂岡的反動指示，長期與帝國主義分子福壽康勾結，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活動。他與龔品梅是帝國主義的孿生子，兩個真是“難兄難弟”，在祖

國神聖的土地上，一東一南，遙遙相應，作破壞祖國建設的勾當。這個反革命分子已然沒有一點兒中國人的氣息，更不配稱為主教——教區的領袖，簡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他處心極慮要使我們無數革命先烈的頭顱白白地擲掉，要把我們祖國解放九年來的建設事業，破壞無餘，要把我們幾年來反帝愛國的成果，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與精神全部推翻。這種死心塌地、誓死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真是膽大妄為！

我除衷心擁護政府依法逮捕這一正確措施外，我要求政府對這一反革命分子決不憐惜，依法從嚴懲辦。同時根據事實，更要提高警惕，站穩立場，堅決與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劃清敵我界限，與他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武漢市中級法院公審和宣判劉和德反革命集團

判處劉和德徒刑20年

餘犯分別判處4—15年有期徒刑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月30日、31日舉行公審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案件大會。參加旁聽的有武漢市各界代表，武漢市天主教友一屆二次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及武漢市神長、修士、修道、教友等千餘人。

反革命分子劉和德，解放前在上智中學任訓育主任時，積極協助籌建偽三青團，領導學生舉行反蘇遊行，並在漢口廣播電台廣播，公開辱罵人民解放軍。解放後糾集了反革命分子楊少恆、吳方金等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為了誣蔑人民政府宗教政策，破壞反帝愛國運動，挑撥教友和政府團結，不惜玩弄教友宗教感情，製造所謂“車站路聖堂聖體被辱”事件：以祭餅舖地，冒充聖體，製造假現場，秘密拍照，向國外大肆造謠，企圖達到破壞祖國聲譽、破壞人民團結的陰謀。

2月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案件，判決：反革命分子劉和德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楊少恆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按楊少恆罪惡重大，本應嚴懲，但因逮捕後，能坦白檢舉，法院予以從輕處刑）；吳方金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史憲章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趙心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張順權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鄭學文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法院宣判後，神長教友高呼口號，擁護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判決。

武漢市愛國會主委袁文華神父，代表愛國會及全市教友擁護政府的判決，並向法院和檢察院表示感謝。漢口教區總本堂左維斗神父、兩湖修院付院長涂世華神父、李亞卿修士、汪博仁修道、張斯宏教友等發言，一致擁護政府的判決。（劉國政）

徹底揭露羅馬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 利用各種宗教形式散毒的罪惡行爲

編者按 本刊最近接到各地神長教友來函來稿，紛紛揭發和抗議羅馬教廷利用1958年的“祈禱總附意”和規定“聖若瑟工人”占禮等宗教形式進行反動政治宣傳，以及香港帝國主義分子利用聖經散毒的罪惡行爲。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的神長教友，通過社會主義學習，政治覺悟較前大大提高；同時也說明，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們，為了達到他們的反動政治目的，正在處心積慮地利用各種形式，來向我們進攻。為了祖國和教會的利益，我們認為有必要徹底揭露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們利用各種宗教形式散布政治毒素的罪惡行爲，使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們的反動面目大白於天下，使我們神長教友們更能明辨是非，以便在今後更有能力粉碎教廷和帝國主義分子們的一切利用宗教形式的政治陰謀。我們希望各地神長教友們繼續揭露。

教宗定“聖若瑟工人”占禮的真實目的

重慶教區神父 張治來

5月1日的“聖若瑟工人”占禮，是教宗比約12世於1955年5月1日規定，而由聖禮部在1956年4月24日公布的。規定占禮，固無可非議；但，利用這種形式，別有用心地達到反動政治目的，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不打自招，日課經的第六Lectio說了實話：“因此希望出現：獻給‘聖若瑟工人’的這個日子，從此不叫仇恨尖銳而鬥爭熾烈。”針對“五一”國際勞動節，以反對工人解放鬥爭和反對社會主義，是教廷規定“聖若瑟工人”占禮的目的。

的。

不妨把第五Lectio譯出，以便簡略批判：

“1955年5月1日，羅馬舉行工人會議的時候，教宗比約12世再一次地表明了教会对工人集会的关心，向在圣伯多祿大堂廣場上聚集的广大群众講話，竭力贊賞工人組織的建立。目前，这个組織爭取于己更为有利的部分，使工人深受教会道理，完全避免在社会組織和經濟事业上盛行的錯誤，并正确理解：天主規定的而为教会所闡釋的关于工人权利和义务的倫理秩序，而成为其所从事的事业的分与者，为它的經營，作出有效的貢獻。因为，基督在世首先公布过并交与教会作为解决这些問題的永恒而极坚实的原則。”

很明显，表示“关心工人集会”的比約12世，是披着“关心”的外

衣而实际出卖工人利益的。他极力贊賞維護資本家利益的工人組織，热烈地希望工人接受他为維護資本主义制度而叫囂的言語——“深受教会道理”，以及反对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所謂“完全避免在社会組織和經濟事业上盛行的錯誤”，好讓工人繼續在被压迫剝削的陷阱中不能越雷池一步，讓自己和子女的生命成为資本家追求高度利潤的礼品，来实现他所謂的“天主規定的而为教会所闡釋的关于工人权利和义务的倫理秩序”。这哪里是同情劳苦群众的“基督在世首先公布过并交与教会作为解决这些問題的永恒而极坚实的原則”？分明是他为維護資本主义捏造出来的。基督和教会都变成了他的反動本錢。

对这种充滿毒素的經文，深望各地教区当局慎重考虑。

揭發香港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 利用聖經散毒的罪惡陰謀

編輯同志：

我們貴陽市最近先后收到香港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寄來“聖經譯本”數冊，并在“聖經譯本”里發現夾帶着香港思高聖經

讀者來信



学会图书目录及反动组织“圣母无玷之心侍卫团”手册等件。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是无孔不入在全国各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进行放毒，我们坚决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竟敢利用圣经公然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说什么“在目前逆境中，有无数教胞遭受无辜迫害”等流言蜚语。我们神长教友坚决反对香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我国正处在我国亘古未有的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顺境中，我们生活在今天新中国的大家庭里，人人充满着真正平等、幸福、自由、博爱的喜乐，并愉快地过着真正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我们这里是天堂，你们那里才是“涕泣之谷”。我们决不

许你们玷污我们的圣经，再以宗教为掩护进行任何阴谋破坏活动。你们的鬼脸，早已被我们戳穿了。任何阴谋诡计都万万不会得逞，而只有遭到可耻的失败。

香港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所寄图书目录中，注有神父们能以做弥撒代钱购买香港圣经书籍。这里做弥撒，那里记账。这是违反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关于坚决割断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的决议精神的。以做弥撒代钱购买国外书籍，这是变相的接受外汇。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勿上小恩小惠的当，替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作爪牙和帮凶。

贵阳教区神父 张潜哲

從利用聖經聖書散毒

看帝國主義的嘴臉

大同教区神父 姚正一

正当全国各地神长教友学习讨论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精神与实质的时候，正当全国神长教友在反帝爱国的事业上辨明大是大非确定中国天主教今后的正确方向时，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散播反动言论、

企图混淆是非的右派分子。可喜的是，爱国的神长教友在几年来的学习与实践中，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不会被蒙蔽，并且却给予了这些人以沉重的打击。这局势却引起了潜伏在香港的帝国主义分

子及他們的忠實走狗們的心痛欲裂，恐慌着急，所以通过了給中国各教区郵遞聖經聖書來配合國內的反動勢力，企圖混淆是非，蒙蔽教友，想挽狂瀾于既倒。當然，聖經、聖書，我們不管其來自何處，都是歡迎之至的，因為這是天主的聖言，是我們靈魂的食糧。但是面對這種利用聖經放毒、污辱基督福音的罪惡事實，不能不使我們義憤填胸。我們正告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幫凶們：不必枉費心機，大陸上的神長教友已經識破了你們的丑惡面目，不會再受你們的蒙蔽了！

這事件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育：帝國主義只要存在一天，便不會放棄他的侵略野心；階級只要存在一天，鬥爭就會停止。我們面臨着狡猾的敵人，決不能有一絲麻痺大意。

生活在新中國的我們，個個都眉開眼笑，心情愉快，為幸福的生活自豪自慶，帝國主義分子們卻以“旅此涕泣之谷”①、“在目前的逆境中”②、“多難的亂世”③、“中國現狀的淒慘”④、“吞聲飲泣的百姓”⑤、等反動言詞，把中國形容成人間地獄，中國天主教友在以淚洗面。其實呢，他們度着的正

是罪惡的生活，處在充滿罪惡的亂世，正該吞聲飲泣，然而他們反沾沾自喜，還假惺惺地“憐惜”別人。

“涕泣之谷”本來是幾千年來聖教會用以區別“現世”與“永福”、“世界”與“伊甸園”的說法，這些傢伙卻用來污蔑新中國。中國人民不讓他們騎在頭上作威作福，他們感到是“目前的逆境”、“現狀的淒慘”。哼！別妄想了！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你們不僅“目前”碰到“逆境”，“現狀”感到“淒慘”，將要永久是“逆境”，是“淒慘”的。

我們在黨的領導與支持下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清除了反革命分子，純潔了我們的教會，推進了反帝愛國事業。帝國主義分子卻說：

“無數的教胞遭受無辜的迫害”⑥，

“救主的苦難重演于中國的天主教會”⑦，

“在今日動蕩的時局下，顯然地掀起了一種反天主反基督的巨戰”⑧，

“在國內我們多少兄弟遭受了及正在遭受着苦難”⑨，

“虛偽混亂真理，黑暗遮蔽光明”⑩。

誰在反對天主反對基督？是人人完

全平等，互相尊重，自由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呢？還是人剝削人，人

壓迫人，人吃人的資本主義社會

呢？难道讓你們騎在头上，把你們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苦痛上，便叫不反对天主不反对基督；不然就是“反基督的巨战”嗎？你們都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侍卫，是資本家所驅使的奴才，你們污穢的行为正是反对天主，反对基督。基督告訴我們說：“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反革命分子背叛祖国，出卖民族，我們当然要“关”，要“管”，要“鎮压”。你們看来是“无辜”的，有功的，这也正好說明他們在人民前是罪人、敗类。

帝国主义分子眼見大陆上的教友，划清敌我界限，豎起反帝的大旗，他們失掉了市場，便企图利用教友的宗教情感、爱天主爱人的热忱，号召为他們流血：“为基督的天国——圣教会奋勇作战，为基督的圣名掙扎至死”^①，“获得光明、安慰、力量以至在困难中应有的忍耐”^②，“因此鞠躬尽瘁以驅散黑暗而放射永光，才是真爱人的表现”^③；說什么“她願意我們为基督的圣名掙扎至死”^④，“不管时代如何黑暗和艰苦，我們必須勇往直前”^⑤，“我們应起来用真理的武器去抵禦邪妄的武器，以天主的圣言——双刃利劍——去驅散四周的

黑暗”^⑥。为信仰、为基督，死是光荣的，我們是甘于赴难的；但是帝国主义盜用基督的圣名企图招兵买馬，叫我們替他們去流血。休想，我們連一滴汗都不肯去流！

更可恨的是他們又以什么“无玷圣母侍卫团”相号召，企图叫我們組織起来，去为他們卖命。我們并不健忘，“圣母軍”的教育犹在我們眼前，我們絕對不再上当。中国教友今天是要組織起来，而且已經組織起来了。在爱国会的领导下，我們真正地以天主的圣言去驅散帝国主义的黑暗。他們認為他們的虛伪可以混乱真理，黑暗可以遮蔽光明。其实时代已經不是解放初期了。新中国的光明，在教友眼中已經光芒万丈，帝国主义的黑暗是遮蔽不了的。我們当然要为圣教会奋勇作战，任何人企图利用教会来侵略我們，我們有决心有信心打得他头破血流。帝国主义敢于伸进它的魔爪，我們一定不讓它完整地拉回去，一定要斬断它！

① 見“福音”序；

② 見“福音”序；

③ 見“耶肋米亞”序；

④ 見“耶肋米亞”序；

⑤ 見“依撒意亞”序；

⑥見“福音”序；

⑦見“福音”序；

⑧見“旧約史書上冊”序；

⑨見“耶肋米亞”序；

⑩見“耶肋米亞”序；

⑪見“福音”序；

⑫見“达尼尔、十二小先知”序；

⑬見“耶肋米亞”序；

⑭見“耶肋米亞”序；

⑮見“耶肋米亞”序；

⑯見“圣詠集”序。

祈禱神功不許利用，不許玷污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代理院长 張濟衆

我掀开了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1958年“司鐸历書”(Ordo)发现了两个問題：一个是“祈禱总附意”，另一个是为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念經”的問題。

在每月之首附有的“祈禱总附意”里面，濃厚地充滿了羅馬教廷的反动气味。我們神职人員經過長时期的学习，尤其最近在社会主义学习中，每个人都能掌握明辨是非的武器，因此，很容易揭穿梵蒂岡的反动政治陰謀。

不难看出，“祈禱总附意”再次暴露了羅馬教廷处心积虑地企图利用宗教形式，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狰狞面孔。它想通过我們的热心祈禱和宗教感情，来麻痺我們，使

我們和无宗教信仰的共产党在有神无神的問題上，在宇宙觀的問題上，糾纏不清，对抗到底；唆使我們誓死不拥护共产党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却要求我們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死心塌地地作帝主国主义的奴仆。

我們都还清楚地記得，国际費特通訊社在1957年7月13日替梵蒂岡放出的毒素，就是要求我們在身体和精神的力量所及的範圍内对抗共产党，甚至“流血致命”。这一次教廷又用“祈禱总附意”来煽动我們反对共产党，前后如出一轍。

2月份的“祈禱附意”是“求使中国人的宗教本質，不为无神唯物論者所敗坏”。这一条很显明地暴露了梵蒂岡企图在我們与政府之

間，煽風点火，挑撥離間。事實告訴我們，中國人民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國憲法上有明文規定，政府并已忠實地執行了這個規定。我們生在社會主義祖國的教友，有誰的信德搖動了？誰的熱心冷淡了？共產黨不但對我們的信仰沒有“敗壞”，而且給我們提供了熱心、守規矩甚至成聖的足夠條件。這不明明是有意挑撥嗎？

12月份的“祈禱附意”說：“為福摩薩島的天主教會祈禱”。這一條不但證明了教廷追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承認蔣匪幫政權（這在教廷派遣黎培里為駐台灣的“公使”一點上，也可得到證明）；而且它還日日夜夜祈求天主幫助美帝國主義扶持蔣匪幫，希望他們卷土重來，好再把帝國主義分子放在中國教會內部，掌握教權，以奴役中國的教友們，永遠作帝國主義的奴仆。周總理早已鄭重聲明過：在中國，所有的人，包括蔣介石集團在內，都用“台灣”的名稱，而不用“福摩薩”字樣。但是梵蒂岡偏要用“福摩薩”字樣，很明顯，這和它不承認東北是我國領土，硬要承認“滿洲國”是一樣的居心。

羅馬教廷為什麼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為美帝國主義効勞呢？我們不要忘記，早在1957年3月17日，教宗比約12世就會公開地發出詔書：“要求各國主教、教宗使節及梵蒂岡人員，都應該無條件地擁護美國所採取的任何措施……”當時“柏林日報”揭發了主教們在羅馬為此事開秘密會議時說：“教宗的文告系根據美國與梵蒂岡的秘密協定，梵蒂岡有義務在許多國家中擔任‘精神管理’。”所謂“精神管理”，不言而喻就是，教廷想盡辦法把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治路線，披上一層宗教外衣，以便魚目混珠地達到各個角落。另外是要唆使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天主教友們，誓死反對共產黨，能暴動的，拿起武器就暴動，不能暴動的，就造謠、破壞，最低限度堅持着思想反動。誰如果信了這些鬼話，就是玩火焚，自投無底的火海！

8月份的“祈禱總意”是：“求使人類覺察並痛絕馬克思主義的顛覆與危害”。在這裡，教廷露骨地表示了它對共產黨仇視的態度。我們深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教廷，不會不反對走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教廷的立場是為剝削階級服

务，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大財閥、地主。这是教廷一贯的反共态度，这决不是我们的教义。我们和共产党固然在宇宙观上有所不同，但在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照耀下，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为什么不能是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教廷故意利用这一点来煽动我们，说明它包藏祸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我们，奴役我们，愚弄我们，污辱我们；搞间谍特务、反革命，颠覆人民政权，罗马教廷为什么不命令我们祈禱痛絕帝国主义的颠覆及其危害？现在它看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繁乐富强了，移风易俗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祖国了，它便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与危害”了。其用心是不辩自明的。

11月份的“祈禱总意”是：“求使一天比一天地更坚决培养世俗傳教精神”。这是教廷别有用心地企图暗示给我们共产党毕竟是消灭宗教的，神职人员倒不如隐瞒身份，打入地下，一方面为诬蔑中国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也便于为教廷和美帝国主义搞情报。这是企图使

反动組織“圣母軍”死灰复燃！

上述这些“祈禱总附意”并不是什么宗教上的东西，而是政治阴谋，是通过宗教形式达到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有了这次經驗，今后更要提高警惕，因为教廷还会有类似的反动阴谋！

二

在“司鐸历書”里面，在7月15日項下，附有这样的话“Shanghai: Cras anniv. translationis Exc. D. D. Episcopi: in Ms. additur or. pro Episcopo.”（上海教区在明日〔即16日〕为了紀念最尊敬的主教〔指龔品梅〕的調換〔指龔品梅由苏州調来上海，因为龔品梅原为苏州教区主教〕，希望神父們在弥撒中加念一段为主教祈禱的經文。）另在10月6日項下有：“Shanghai: Cras anniv. consec. D. D. Episcopi: in Ms. add. or. pro Episcopo.”（上海教区在明日〔即7日〕为了紀念最尊敬的主教〔龔品梅〕的祝圣，希望神父們在弥撒中加念一段为主教祈禱的經文。）

从这两个紀念日的言詞中，虽未指明哪个主教，但任何人一望即

知是指的上海反革命分子龔品梅。一个是紀念他圣主教的日子，一个是紀念他从别的教区（苏州）轉到上海。为主教念經是應該的，也是有礼貌的；但是对龔品梅这样罪大惡极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当抱什么态度呢？这就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場上来看了。我們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場上，我認为在我們的司鐸历書上就不應該鼓吹再为他念經。龔品梅組織各种反革命組織，向国外傳遞情报，勾結帝国主义，企图顛复我国政府，危害人民。象这样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对他根本不能容忍，怎能还为他念經祈禱呢？

編写“司鐸历書”的反动分子袁思德所以要在“司鐸历書”上加入这样的反动內容，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宗教感情来掩飾龔品梅的罪

惡。主教虽然是主教，但是并不因此而就能否定他的反革命罪惡。在“历書”上公然提出为这样的人念經祈禱，仿佛他的罪惡成了光荣。这是何等狂妄的企图！

教廷給上海教区的信中称龔品梅为“最称职的主教”，袁思德則称龔品梅称为“最尊敬的主教”。这不明明是在执行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命令嗎？这不明明証明袁思德自己是“和平通功”者嗎？

通过以上的事实，証明反动分子袁思德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我希望上海教区和全国各地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們，一致声討这个反动分子，責令他彻底交代一切反动罪行，向全国人民和全国神长教友低头認罪。

揭穿梵蒂岡政治陰謀的又一花樣

貴阳教区神父 陳原才

在1958年神职人員所用的占礼手冊（ORDO）上附有“宗座祈禱总附意”，据我个人看来，几乎每条都含有反动毒素。其中有几条更是露骨，例如：

（1）2月份的总意：“求露德圣母安慰那些为基多受难的人們并賜以力量”。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有信仰宗教真正的自由，在宪法上已有明文規定，我国政府設有宗教

事务机构，專为贯彻政府的宗教政策协助教会解决问题。我们的教友比以前有真正的热心，教务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安定和改善，我们在信仰上毫无困难，更无所谓“教难”。而梵蒂冈多次造谣，尤其在这“宗座祈禱总附意”里說我們有“教难”，求圣母安慰我們，賜我們以力量。这是无的放矢，极尽誣蔑的。

(2) 2月份的附意和12月份的附意是为中国和台湾祈禱。台湾是我国的一省，与全国大陆是分不开的，梵蒂冈教我們分别为中国、台湾祈禱，这很显然是梵蒂冈妄想把我們弄成“两个中国”。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

(3) 8月份的总意：“使大众觉悟馬克思主义道理的毒素和危險而加以反对”。大家知道：馬克思主义的道理，絕大部分是指示我們革命斗争，反对統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消灭剝削、貧困，建設繁荣社会，增加生产，改善民生……。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又是偉大共产党、人民救星的聖經和命脈。我們的新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梵蒂冈竟誣蔑这个“普遍宝贵的真理为“毒素”，为“

危險”，教我們加以反对，这就等于教我們与革命人民为敌，反对领导我們的偉大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这說明梵蒂冈胆大妄为。这对我們独立强大新中国的尊严是无比的侮辱，这是我們决不能容忍的。

梵蒂冈的政治面貌，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中，我們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討論，一致認識到：梵蒂冈一貫与帝国主义一气相通，反苏、反共、反人民；一貫通过宗教形式干涉我国內政；濫用宗教神权，无理剝夺我独立自办教会的权益。这24条宗座祈禱总附意又是一个最显明、最新的例子，是它在1958年度的开始對我們玩弄的又一新花样。我們全国神长教友絕大数的政治觉悟是高的，它的任何阴谋、任何詭計都是会被揭穿的，决不能欺騙我們。它这样做，只能更增加我們的义憤，更需要同它分清敌我，划明界限，更促使我們重新我們的誓言：中国天主教必須坚决地走独立自办的教会的道路，在政治經濟上我們永远同梵蒂冈割断关系。

以上是我对梵蒂冈的揭发与声

討，但我對這一事件的有關方面，也有些不能不提出的意見：

一個教區的刊物，應該由本區主教負責檢查，核准。這24條“祈禱總附意”，是附載於占禮手冊上的，這占禮手冊是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刊出的東西，那末上海教區代主教張士琅應該負責檢查。張士琅一面是代主教，一面是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委員，是一個愛國愛教的人，對這樣顯明反動的東西，怎末能查而不知，怎末知而又准？這真使我莫明其妙！因此我要求張士琅代主教公開說明其中的情況，並向全國天主教作深刻的檢討。（編者按：上海印出的1958年拉丁文日課年曆中附有梵蒂岡反動的“祈禱總意和附意”政治內容。這是反動分子袁思德利用編寫拉丁年曆，鑽了土山灣印刷廠工人不識拉丁文的空子加進去的。這年曆未經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批准就印行了。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已下命令廢止，

重新印行。）

這個占禮手冊既已刊出，我也相信全國各教區神父極大多數都是人手一冊，那末這個惡毒影響，已經遍及全國了。這樣我們不能不有一種善後辦法，我建議：（1）各教區主教或代主教，應該對這“宗座祈禱總附意”的惡毒影響，向所屬的神父們作詳細的分析和批評，嚴格命令他們一律不准遵行，並將24條用墨筆塗銷。（2）各地愛國會對這事件應當提起注意，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研究討論、批評，要把這個惡毒的環事，變成我們對梵蒂岡陰謀活動的又一認識，又一覺悟，大家起來反對它。

以上是我個人對這事件的初步認識和意見，有不對的，請大家批評與糾正。我很希望因這事件能引起全國同道來一個大鳴大放，辨別大是大非。若有機會，將來願與同道們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各地神長教友同聲譴責

最近投函或投稿給本刊，譴責教廷利用“祈禱總附意”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的有：四川宜賓教區主教王炬光及神父28人；瀋陽教區總堂全體神父；哈爾濱市全體神職人員及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全體代表；開封教區代主教何春明及全體神職人員，開封愛國會主委陳天佑；內蒙呼和浩特天主堂張建正；貴陽教區神父張潛哲；安慶市天主堂神父陳茂元等。

教廷利用“祈禱”為名進行反動宣傳

本刊資料室輯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最近我們揭發了羅馬教廷利用“祈禱總附意”進行反動宣傳的陰謀，更清楚地顯露出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多少年來，教廷一貫把持“祈禱宗會”，利用“祈禱總附意”進行反動活動。“祈禱宗會”(Apostolatus Orationis)是於1844年由法國瓦爾斯(Vals)地方的耶穌會神父高特雷萊(Francis X. Gautrelet)所發起組織的。初發起成立時，還是一個宗教性的組織。後來即逐漸為羅馬教廷利用，成為一個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的機構。特別是當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以後，教廷更重視利用“祈禱”為名進行反動政治活動。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年(1919)，教宗本篤15世就曾下了一道上諭，說：“朕將祈禱會很托給于普世信民，深願眾人都入此會，一個也不漏去。”(“聖心報”1925年第2期，頁46)當今教

宗比約12世於1944年6月16日頒布的“祝賀祈禱宗會百周年紀念”文件中更露骨地說：“祈禱宗會實在是最適合現代的需要……。”同時他並引用教宗比約10世的話說：“為治療今日人類社會所患如此重大繁多的病症最有效的救藥，莫如祈禱宗會。”所謂“現代的需要”和“人類社會所患如此重大繁多的病症”也者，無疑地是指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這從“祈禱宗會”的“總意”和“附意”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

“祈禱總附意”中的反蘇反共叫囂

自蘇聯革命成功後，“祈禱總附意”的矛頭即對準了蘇聯，進行了無恥的誣蔑與攻擊。例如1922年9月的“祈禱總意”是“為俄國飢民及聖教會在斯拉夫民族中的將來”。這一“總意”有兩個目的：一是誣

蔑苏联的經濟制度，用“俄国飢民”的字样暗示給人們苏联革命后粮食减产，餓死許多人；二是誣蔑苏联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再如1931年1月的“禱禱总意”是：“为俄国与中国青年之灵魂”；而同月的“附意”則是“正教会归向唯一圣教”。这两个“宗意”配在一起，很明显地是想在人們心中造成对苏联的仇恨。同年7月的“总意”則更露骨地說什么“苏維埃共产党之禍害”了。此外，还有1939年10月的“总意”：“为无神及新外教主义国家”。对这一“总意”，“圣心报”在“釋义”中則用尽了惡毒的字眼辱罵苏联，說：“无神主义的共产党徒霸占了俄国政权以后，便和真神宣战，和宗教宣战：他們使用种种野蛮慘酷的手段剝夺人民信仰真神的自由，糟蹋破坏恭敬真神的圣堂与器具，拘捕杀戮宣傳真神的教士……”造謠誣蔑，无所不用其极。1948年5月的“总意”是：“俄国裂教徒复归圣教”。对这一“总意”，“圣心报”在“釋义”中又借机重复了一次誣蔑苏联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謊言。人們不禁要問：既系“裂教”，是羅馬教廷一向視

又假惺惺地“关心”起来了。可見此中毫无宗教气味，而純粹是借此进行反苏的政治宣傳了。

“祈禱总附意”中对苏联的誣蔑与攻击，有时不象上举各条那样露骨，而是以曲笔出之。在这方面，不妨举下列兩条为証：①1934年5月的“附意”是：“求使美索不达米亞、波斯及亞細亞中部得自由宣傳福音”。从字面上一些也看不出其中有任何反苏之意，但“圣心报”在“釋义”中透露了它的真实动机。“釋义”中說：“亞洲中部，是指阿富汗与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居民四百四十万，也沒有一个教士、一座教堂，近又得苏俄的唆使，拒絕圣教的心理更坚决了。”这样就把土耳其斯坦人不奉教的責任誘于苏联！②1948年10月的“总意”是“僑居国外教友获得照顧”。从表面上看，也看不出它有反苏、反共意图。同样也是在“釋义”中，流露出这条“总意”的真正意图。“釋义”中說：“大战結束以后，强暴的苏联更把德国、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国的軍士人民，俘虜到苏联境内做苦工，至少有几百万。鉄幕內的德国东部几省，或自己不耐共

产政权的压迫，而流亡他国約有二千万人。亞洲方面，苏联也把我国东北的日本军队一百多万人，集中在苏联境内做苦工，至今还没有遣返。”这不是反动政治宣传是什么？

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对各国共产党，“祈禱总附意”也是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如1926年8月的“总意”是：“求使在工厂商店中少年之信德品行，免陷于恶逆及败迹之險”。“恶逆及败迹之險”指的是什么？“圣心报”的“略解”中说：“工厂商店中的男女少年，为灵魂有很大的危险。……现在的世界，異端邪說，象洪水猛兽，……共产哪，唯物哪，……激发人的兽慾，使人陷于罪恶。”又如1929年3月的“总意”是：“求使众人認明共产主义是破坏基利斯督教化的最大危机，一致严防拒絕”；同年7月的“附意”是：“求使傳教区域脱日免益侵迫的共产党禍”；1933年3月的“总意”是：“求賜共产集产兩主义消灭干净”；1935年1月的“总意”是：“攻击无神主义”；1940年3月的“总意”是：“保护圣教与攻斥邪說”（“釋义”中指明邪說是共产主义）等等；无

一不是针对着各国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的。特别显明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教廷在1948年1月的“总意”——“求为遭受艰难的圣教会”中，明目張胆地詆蔑东欧国家的宗教政策。（“圣心报”对这一“总意”的“釋义”曾特别指出是为东欧国家的，并依次詆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敵視破壞中國的革命運動

对于中国共产党，“祈禱总附意”也是一貫地进行破坏宣传。远在1923年9月，“祈禱宗会”便以“求为中国归化”的“总意”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攻击。虽然这一条“总意”及“圣心报”对它的“略解”都未明白地提到中国共产党，但在“略解”之后，紧跟着刊登了一段“求为中国归化誦”，文曰：“吁！耶穌圣心！我等恳求尔，勿再迟延，速將邪魔及其同党，逐出中国疆域……。”繼之，在1932—33年，正当蔣介石卖国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奴顏婢膝地求和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圍剿”时，“祈禱宗会”則公开叫囂“熄灭中华国内共产党”（1932年2月“附意”）和

“求使中国圣教脱免危难”（1933年2月“附意”）。此后，在1938年，又出现了“求使共产主义之毒氛全部消灭”的“总意”（2月）；“圣心报”在“释义”中诬蔑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糜爛了半个中国”。迨至1948年，中国大陆解放前不久，教廷在这一年3月的“附意”中又极为疯狂地叫喊“求使中国社会秩序不要受无神的共产主义所破坏了”。最近，在今年2月的“附意”中，又一次地“求使中国人的宗教本质，不要被无神的唯物主义所败坏”；12月的“附意”，更配合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说什么“为福摩萨岛〔台湾〕的教会祈祷”。

爲帝國主義張目

在进行反苏、反共宣傳的同时，“祈禱宗会”的“祈禱总附意”更不断地为帝国主义張目。如1938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当年1月的“附意”便是“求使阿比亚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之信仰基督者同归公教”。“圣心报”的“释义”中说：“我们盼望阿国人民，现世所受的痛苦，轉为灵魂的实际。”这不分明是在說：埃塞俄比

亞的人民所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的苦难是應該的嗎？再如1944年10月的“附意”（“本籍人士預备执行公务”）的“释义”中说：“各国的殖民政策亦較从前改善，进行扶助黑人，参加地方公务。……所以圣教会恳切希望非洲黑人教友，做地方上的官吏議員，以及担任市长律师等职务。”則又是替帝国主义来向非洲人民进行宣撫工作。1948年7月的“附意”，也与上举那条一样，毫无宗教气味，文曰：“印度社会問題妥善解决”；同时，在“释义”中，又說道：“现在印度已脱离了英国的管轄，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联邦，一个是巴基斯坦。印度的社会問題，更加严重。因为它必須用自己的力量来維持工业、矿业和电气、灌溉、船舶、运输等等的事业，必須和别的工业国家一样地解决劳工問題。”原来印度脱离了英国属国的殖民地地位，是教廷所不喜欢的。它預言“印度的社会問題，更加严重”；言外是說，还不如仍旧作英国的殖民地好些！再如在同年10月的“附意”（“印尼〔按指印度尼西亚——引者〕教务进展”）的“释义”中，把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

爭，說成是“騷動”，是“向荷蘭
興起了戰端”，仿佛罪過不在侵略
印度尼西亞的荷蘭帝國主義者，而
在被侵略的印度尼西亞人民似的！
公義何在？

類此的例子還多得很，不勝枚
舉。

★ ★ ★

僅從上舉一些“總附意”來看，
可以看出“祈禱宗會”和它的“祈
禱總附意”到底是些什麼性質的東
西。它並不是為了什麼宗教上的原
因而存在，而是為了借它來為梵蒂
岡的反動政治路線服務，為梵蒂岡
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路線
服務而已。

襄陽神長修女積肥送肥忙

1958年春節前，襄樊市廣大群眾，在消滅四害、清浩衛生、積肥送肥等三大運動上，展開競賽高潮。襄樊市襄城天主堂神長、修女等，也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除每日打掃、積肥外，更將自己豬欄內兩年來積蓄的大批豬肥，或用車挽，或用担挑，或二人共抬，一併送往西門外“友誼”社，支援農業生產大躍進，勝利完成了光榮任務。社員們說：“共產黨領導的真好。天主堂神父給我們送肥，是我們的光榮，更是黨和人民政府的光榮。”

易宣化主教在運動中，鼓着干劲，親自送肥下鄉。他說：“我們送肥支援農村，多打糧食，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等於支援我們自己。是一舉兩得的事。”羅宗漢付主教以74歲的高齡，還踴躍參加，不遺余力地堅持着工作。陳學超神父領導生產一貫積極，這次運動中，更以忘我的勞動，表現了高度愛國熱情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對國家建設貢獻了力量。

又，在襄樊市襄城甦生工廠服務的修女十餘人，在這次運動高潮中，也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發揮了高度愛國主義精神，同廠內50餘名工友，並肩勞動，勝利地完成了積肥送肥600担的光榮任務，支援襄南觀音鄉農業生產合作社。

修女們在百忙中，還抽出工作時間，親自到城廂內外挖蛹，完成了每人5兩蛆蛹的任務，表達了她們認真負責，消滅四害的積極心和責任心。（施潤民）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貫徹全國會議精神實行獨立自主 濟南教區選出董文隆爲主教

濟南教區全體神長18人，在2月12日上午，在聖體台前，熱心祈禱後，本着善良的心願，投票選舉教區正權主教。結果董文隆代理主教以17票光榮當選了濟南教區的正權主教。教友聞悉之下，莫不歡欣鼓舞，額手相慶。在鐘聲和鞭炮聲中，各堂口的教友代表賀喜隊，紛紛跑來慶賀，並親權求主教降福。15日上午在經五路天主堂，由董主教主祭，舉行了謝主大禮彌撒。濟

市黨政領導和各人民團體的負責同志，也來道喜慶祝。盛況空前。

濟南教區的自選主教，標誌着濟南教區神長教友空前的大團結，具體說明了濟南教區的神長教友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和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道路的決心。爲今後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和廣揚聖教，打下了更有力的基礎。

（金雙戈）

蘇州教區選出沈初鳴爲主教

蘇州教區神職人員、修女、貞女和教友代表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學習，認清了梵蒂岡的反動政治面貌，迫切地要求實現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指出的獨立自主地自辦教會的方針。經過充分的研究和反復的討論，一致認識到：蘇州教區是個獨立教區，長時期來沒有主教是

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也不符合聖教會的傳統。經過詳盡的考慮和酝酿，於1月8日組成選舉主教委員會，推選教區諮議長徐鴻紳神父爲主任，其餘諮議員和總鐸爲委員。復於9日上午由委員會主任召開全體神職人員會議，對本教區選舉主教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展開了深

入的討論，討論結果，一致認為：現在選舉主教是及时的，也符合教區廣大教友的願望的。當即決定于同日下午舉行選舉。

下午2時正，全體神職人員集會于主教公署禮廳，在選舉主教委員會主任率領下，念“伏求聖神降臨誦”，祈求天主聖神保護，引導大家選出一位德高望重愛國愛教堪稱厥職的主教來領導教區，繼續走反帝愛國愛教的道路。當即舉行秘密的自由投票。投票結果，沈初鳴代理主教光榮當選為蘇州教區主

教。

委員會將選舉結果于當晚呈報政府，并去電通知羅馬教廷，還向各地教會通電報喜。各處神長教友得訊後，紛紛來電來信熱烈祝賀，并表示擁護及支持。沈初鳴主教在當選後，表示願與各位神長、教友共同努力，為實現獨立自主地自辦教會的方針而作出貢獻。同時全體神職人員表示堅決站穩反帝愛國愛教的立場，在沈初鳴主教的領導下，為办好蘇州教區而貢獻一切力量。

（趙福聲、錢順生）

杭州教區選出新任代理主教吳國煥

杭州教區自鄭心鏡代理主教逝世後，由杭州教區顧問會議全體議員依照教會法典，慎重地選出了德高望重愛國愛教的衢州蕪蓬本堂神父吳國煥為杭州教區代理主教。喜報發表後，全教區神長修女教友，都喜形于色地深慶得人。

吳國煥代理主教于2月9日晚，由衢州到杭正式接任視事。杭州天主教友愛國會除派員到車站歡迎外，并于13日上午邀請了杭州本堂的神長、聖心修院院長、仁愛會修女、教友等人，召開歡迎座談會。

會上首先由愛國會主任崔嘉祿代表愛國會，對吳國煥代理主教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擁護。吳代理主教亦在會上表示，今後當在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光照下，與本教區神長教友共策共勵，發展教務，办好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事業，繼續展開反帝愛國運動，反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來敵視和破壞新中國的政治陰謀，鼓勵教友堅決走社會主義的幸福道路，和愛國會加強團結，在愛國愛教的大道上協力前進。聖心修院院長程烈操、杭州本堂神父胡

珏、爱国会秘書錢志忠和其他教友等都講了話，都表示拥护和支持吳国煥代理主教。最后，教友們为求毛主席身体健康，吳代理主教身体

健康，杭州教区教会事业順利发展，为世界和平恭献大礼弥撒一台。

(崔蘭貞)

湘潭教區神長教友要求獨立自主 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屈天錫的陰謀

湘潭市的全体教友們，听取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湖南省傳達會議的傳達報告后，經過多次的學習和討論，一致對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和湖南省傳達會議兩次決議中所指出的中國天主教必須徹底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联系，走獨立自主自辦的道路，表示熱烈的擁護與支持。

在學習中，湘潭市的教友們，對湘潭教區目前存在的反常狀態表示無比憤慨，紛紛提出了意見。他們指出：帝國主義的政治代理人長沙教區代理主教屈天錫非法奪取湘潭教區管理權，陷教區於混亂狀態。一年余來，屈天錫一再拒絕湘潭教友提出的派遣一位愛國愛教的神父照顧教友靈魂的正當要求，置湘潭教友靈魂利益於不顧，使教區万余教友成為無牧之羊，而一直忠實地執行帝國主義破壞與干涉湘潭

教區獨立主權的罪惡命令，打擊反帝愛國運動，更惡毒地是：於57年1月與衡陽教區代理主教、右派分子張愨進行會商，並發表聯合公報，聲明共管湘潭教區，非法地將獨立的湘潭教區瓜分。企圖把湘潭教區長期控制在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的誤國害教的危險道路；這是為教友們決不能容忍的。

湘潭市愛國會於本年1月13日舉行了委員會擴大會議，根據全市教友們所提出的意見與要求，一致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長沙教區代理主教屈天錫破壞湘潭教區獨立自主的陰謀”的抗議書，同時對湘潭教區今後教務的處理問題作出了決定。決定強調指出：湘潭教區是獨立的教區，必須獨立自主，一定要自選主教，自辦教會。決定還嚴正指出：對於湘潭教區教務的處理問題，只能由湘潭教區的

神长教友自己来处理，决不容许罗马教廷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任何干涉与阻挠。

湘潭市的教友们满怀信心地表示：他们坚决贯彻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和湖南省传达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教区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的正义行动和善良愿望，一定能获得全省和全国神长教友的支持，亦必然为天主所悦乐。

湘潭市教友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屈天锡的抗议书，已由湘潭市爱国会张竞达主任、聶良才付主任代表全体教友面交屈天锡。同时，也将抗议书分送到湖南省各个教区的神长教友。目前，湖南各个教区的神长教友都就湘潭教友们的抗议书进行了讨论，一致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屈天锡破坏湘潭教区独立主权的阴谋，提出了严正的譴

責，对湘潭教友们的正义斗争表示热烈支持。现在，湘潭市爱国会已经收到了常德、沅陵、零陵、衡阳、长沙、岳阳等七个教区的爱国会及神长教友签名的支持信，特别是长沙市的爱国神长和全体教友更是以具体的实际斗争来支持湘潭教友们的斗争。现在长沙市的神长教友已贴出了近百张大字报，揭露和驳斥了屈天锡的伪善面目和反动言行，当面向屈天锡提出了质问和抗议。长沙市爱国会并已领导教友们对屈天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两次批判。

湘潭市教友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破坏教区独立主权，要求自选主教、自办教会的正义呼声，现在正波澜壮阔地推动着湖南各教区神长教友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对我教区的统治和控制，坚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的方向前进。（肖鸿才）

陕西省传达会议胜利闭幕

成立了省爱国会筹委会；揭露了右派分子刘敷道窃取西安教区代主教职权的恶劣行为；产生了新的代理主教姬怀让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陕西省传达会议历时38天，于2月8日胜利闭幕。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各地天主教的主教、代主教、付主教、神

父、修生、修女、教友共 122 人，西安的修生、修女全体列席。會議傳達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并充分討論了教會接受共产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和羅馬教廷的关系、自选主教等重大問題，同时对代表中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厲批駁。

會議期間代表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文件，并听取了中共陝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張汉武同志，省、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的講話和报告。通过学习討論和辯明大是大非之后，他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有了提高，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會議最后一致通过了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和支持成都教区自选主教的兩封信，通过了关于具体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要决心貫徹执行；坚决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对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合法代理教張士琅的抗議”。决

議譴責了梵蒂岡在政治上追随美帝国主义，一貫利用宗教进行反苏、反共、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之后，指出中国天主教會必須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會、自选主教，由爱国爱教的中国神职人員領導教务。必須和羅馬教廷割断政治、經濟上的一切关系，在尊重祖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在教會当信当行的道理上，可与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联系，决不能容忍羅馬教廷利用天主教干涉我国內政，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对羅馬教廷敌視中国共产党在 1948 年所发的秘密授权的特別法令，应即廢除，对秘密升的“黑主教”、“黑神父”一律視為非法，并坚决反对羅馬教廷分裂中国教會的所謂“和平通功”的反动措施。

決議号召全省神职人員和教友站稳中国人民立場，对于来自羅馬教廷的一切干涉我国內政、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反动“通諭”、“指令”等，应坚决打回去；对来自国外的反动書刊，由各教区領導人，切实負責审查处理；神职人員决不能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決議又指出：修道院的課目，

除宗教必修課之外，爱国主义課程亦应列为主課。对学生的管教，应采取民主方式，取消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不爱国的和道德上有缺陷的修生，应予教育，使其改正，屡教不改者，不能作为神职人員。

为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会上成立了陝西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并选出了李伯漁、周維道、任志平、高宗才等19人为筹委会委員。

此外，會議期間，代表們揭露

了右派分子刘敷道窃取西安教区代理主教职权的恶劣行为。为此，各主教召开了專門會議，否定了刘敷道的代理主教职务。2月2日，在西安市天主教南堂产生了新的代理主教姬怀讓，并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召开了有二百多教友参加的庆祝会。会上，周維道、李伯漁兩位主教、任志平代理主教和西安的修生、修女等，均講了話，对姬怀讓代理主教一致表示祝賀和拥护。

保定市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通過市愛國會章程，成立了市愛國會

保定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已于1958年1月10日至2月11日，在保定市举行。會議首先进行了22天的預备會議，最后进行了正式會議。参加会议的，有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共59人，列席的計有29人。

會議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为什么說资产階級右派是反动派”等文件；听取了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及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情况和決議精神的傳達

报告，习秘書长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講話的傳達报告，和胡开明副省长在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講話的傳達报告。

在會議預备會議上，展开了热烈的彻底的討論，对教会內一切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了无情的揭发批判。通过摆事实、講道理，代表們認識到羅馬教廷一貫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敌視新中国，为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服务；它承認台湾蔣介石集团，支持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領土台湾，阴谋分

裂中国；并利用宗教职权进行政治阴谋干涉我国内政，阻止我国神父教友与人民政府合作，禁止教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一切组织，甚至不惜利用“裂教”、“背教”的罪名，及“摘神权”、“绝罚”的手段，威胁我国神长教友，以图把中国天主教变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全体代表，对教廷这些反动行为，表示了无比愤慨，坚决反对。

会议通过了保定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及爱国会的决议。在会议上，并组成了保定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的委员会，由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共31人组成。委员会推选委员15人为常务委员；推王其威神父为主任委员，推范学淹主教、李道宁神父及刘学芳教友等5人为付主任委员，并由王其威主委提名，以安凤璞教友为秘书。

(侯洪度)

蚌埠市舉行教友代表會議

蚌埠市天主教友第二屆代表會第二次會議，于2月7日至11日間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02人。會議听取了中共市委统战部柳东关于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报告、市宗教事务处长胡云关于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講話的传达报告、蚌埠教区代主教周益齋传达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和決議以及听取市爱国会主委陆蘊輝传达安徽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精神和爱国会一年来工作报告。

會議期間，討論了兩条道路問題、中国天主教与教廷关系問題，

反帝爱国問題和宗教政策等問題。通过漫談討論，与会代表一致認識到中国天主教友是人民一分子，應該和全国人民一道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教廷一向追随美帝国主义，作它的侵略工具，所以我們在政治、經濟上，應該和它割断关系，由于羅馬教廷站在反动立場，常以宗教形式达到它的反动政治阴谋，我們今后應該繼續深入反帝爱国运动，尤以反对教廷反动政治阴谋为主要內容；同时認識到人民的宗教信仰，过去、現在和將來都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我們必須热爱共产党領導下的

新中国。

會議期間，对教会內的右派分子沈士安等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絕大部分的代表，对右派分子的罪行，表示无比憤怒，大家一致表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限，站稳爱国立場，坚决斗争到底。會議决定將右派分子沈士安的爱国会委員及常委等职务撤銷，并建議其他有关部門取消沈士安一切政治上的职务。

會議最后通过決議，即胜利閉幕。（陆蘊輝）

各地傳達簡訊

寧波 宁波專区、市天主教友会于1月20日至2月13間举行。出席神长教友共62人。會議听取了賈山付市长的政治报告、全国會議和省代表會議的报告，討論了有关爱国爱教的重大問題，揭露和批判了施伯声、賀近民、姚鐸民、周信华等4个右派分子。（庄中汉）

溫州 自1月16日至2月13日，浙江省溫州市天主教友以爱国会委員扩大會議的形式，传达了中国天

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會議通过討論，对全国會議的決議一致拥护。會議还揭发了右派分子林洛羣（溫州市天主堂神父）、現行反革命分子施行善和反动分子李永情等。（方志剛）

哈爾濱 哈爾濱市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于1月6日开始举行。这次會議是在辽吉黑三省傳達會議胜利閉幕后召开的，目的是傳達全国會議。参加會議的有代主教、神父、修生、修女、教友等共85人。代表們学习了全国會議文件，辨明了大是大非，揭发出右派分子刘涣波（原道外天主堂本堂神父）和張方济（神父），对他們进行了說理斗争。（赵眷之）

揚州 揚州市爱国会于2月1日至15日間召开了天主教友社会主义教育座談会。通过討論，大家一致拥护全国會議和江苏省代表會議的決議；一致認為中国天主教会必須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吳士菊）

荷澤 山东省荷澤教区所屬8个县的神父和教友代表79人，于1月12日至2月11日間举行傳達会。會議通过热烈的討論，一致拥护全国會議和山东省代表會議的決議。

会上，还对李炳耀等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荷澤教区应选出爱国爱教的主教，领导教友走爱国爱教的道路。（荷澤教区爱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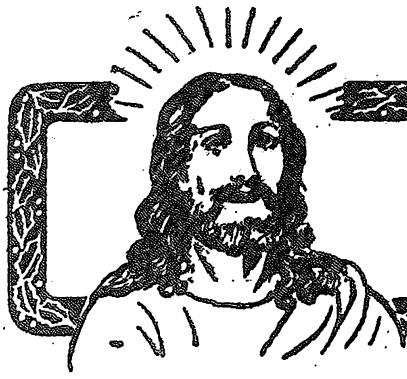
無錫 无錫市神长、修女、教友代表百余人，于2月3日至5日間举行第三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爱国会二年来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爱国会章程，改选了爱国会委员。会议前，举行了有无錫总鐸区各堂口傳教先生53人参加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座谈会，对全国会议的文件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澄清了许多人的錯誤思想。（无錫市爱国会）

南平 福建省南平教区传达会，于1957年12月3日至22日間举行。会议听取了全国会议的传达，一致同意大会决议和对教廷的抗议。（亞納）

邵武 福建省邵武县传达会，于1957年12月25日至29日举行。会议听取了传达报告后，一致拥护全国会议的决议。会议还对邵武天主堂神父、右派分子李光輝进行了說理斗争。右派分子李光輝在会上繼續为自己的反动立場辯护，激起了教友們的憤怒，紛紛发言痛斥，使他陷于孤立。（亞納）

本刊出版“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啓事

本刊近应讀者要求，將过去在本刊上发表的有关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活动的文章，加以增补，彙集成冊，出版“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小冊子一种。内容有：教廷与德国反动势力的勾結、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勾結、教廷支持佛朗哥匪帮顛复西班牙共和国的政治阴谋活动、教廷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結、教廷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結、教廷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結支持蔣介石发动內战、教廷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阴谋破坏活动等。預定本月8日出版，零售每冊一角。各地讀者如有需要，請即函本刊发行課洽購。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麗插圖)

191 死後的光景

瑪豆，貳柒，51—54；路加，貳叁，47—49；
瑪爾谷，拾伍，38—41；若望，拾玖，31—37。

当耶穌低下头、气絕身死之际，天地万物为表示对造物主崩逝的哀悼，現出許多从来未有的景象。据圣史瑪豆記載：“当时圣殿中的錦繡帳幔，驀然間从上到下，破裂为兩半。大地震蕩，石相触碎。山中的墓門自行崩开，許多圣人的屍身，从死中复活起来，在耶穌复活后，他們也从坟墓中出来到圣城去，显示与众人。”——按圣师們的講解，圣殿內帳幔的分裂是表現耶穌既在十字架上作了牺牲，建立了寵教的祭礼，那古教以禽兽作牺牲的祭献天主不再馨享，而馨享的唯有加尔瓦略山的祭献，及它

的重演——弥撒降祭。从此古教的圣殿即变为俗地，而新的寵教开始了新紀元。

在十字架下守卫的兵士中，有一个小队长，是一个細心的人，也是宗教观念最深的人。他默察了耶穌受难的态度，靜听了耶穌临終的言語，注視了耶穌圣容的表情，以及大自然表現的一切異象，在在使他触目惊心，嗟叹不已；同时也感动了一些守卫的士兵，不住口的称耶穌真乃义人。圣史瑪豆記載說：“百总及看守耶穌的士兵們，看到地震及其他发生的那些奇事，惧怕得很，反复地說：‘这个人——耶

稣，真是天主子！’”据圣史路加记载，不独士兵们，连随从耶稣上山看热闹的人们，心灵上也发生了遽变。圣史说：“那些站在那里观看的众人，见了出现的这些事，都捶着胸膛——发着痛悔回去了。”

佇立十字架下耶稣的亲友，除圣母玛利亚及爱徒若望外，圣玛豆及圣玛尔谷特外指出的有：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宗徒次亚各伯及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圣母的妹妹，也叫玛利亚格来阿法，还有一些同耶稣一起来耶稣撒冷的妇女们。此外，耶稣的私淑弟子亚里玛底人若瑟、尼各德睦、西肋纳人西满等人，据推测也不能不侍立架旁，静观耶稣受难的光景，分担耶稣的苦痛，以沾救贖之恩。

正在众人屏声静气默思主苦的当儿，十字架上又发生了一件惊心骇目的惨剧。据圣史若望记载：“犹太人因为那一天是（大占礼的）预备日，免得安息日里屍首还存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准许打断他们——被钉死者的腿，把他们卸走。故此士兵们来了，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上第二个人的腿打断。及至来到耶稣跟前，见祂已经死去，就没有打断祂

的腿。但是另外一个兵丁用长枪刺透了祂的旁肋，就立时流出血水来。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应验上的话：‘不可将祂的骨头折断。’（出谷记，拾贰，46）”经上还有一句话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匝加利书，拾贰，10）——钉死十字架上，已是惨绝人寰的苦刑；而吾主耶稣在被钉死之后，祂的肋旁又被长枪刺透，血水逆流。当时在场的圣母看见这个兵的暴行，真是雪上加霜，痛上加痛。圣母很晓得，她圣子的死，无非是为爱人而死。但只因怕人们不肯相信，乃有兵丁来把祂的肋旁刺透，打开祂圣心中仁爱的宝藏叫我们看。如同耶稣曾给圣女玛加利大说：“看，我的心，是怎样地爱人！”圣教会认为这是圣心初次的显露，也是圣心敬礼的根据。这一枪，表示了耶稣的生死，无非是爱；祂的圣心造生了一切，祂的圣心救贖了一切，祂的圣心完成了一切。故先知匝加利在先前早已说了：“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就是叫我们看清、明了、同情、契合活生生的一个至高至上爱的生命。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白 瑪 利 亞 | (2 8 岁, 山西太原人) |
| 霍 茹 利 亞 納 | (7 6 岁, 內蒙包头人) |
| 屈 若 瑟 | (5 9 岁, 河北滄县人) |
| 張 瑪 利 亞 | (7 1 岁, 安徽合肥人) |
| 李 瑪 爾 谷 | (5 2 岁, 河北天津人) |
| 馮 亞 納 | (4 8 岁, 河北玉田人) |

周 年

- | | |
|---------|---------|
| 陳 若 翰 | 沈 味 增 爵 |
| 孫 若 瑟 | 林 依 搨 斯 |
| 徐 瑪 利 亞 | 俞 若 瑟 |
| 曹 達 尼 老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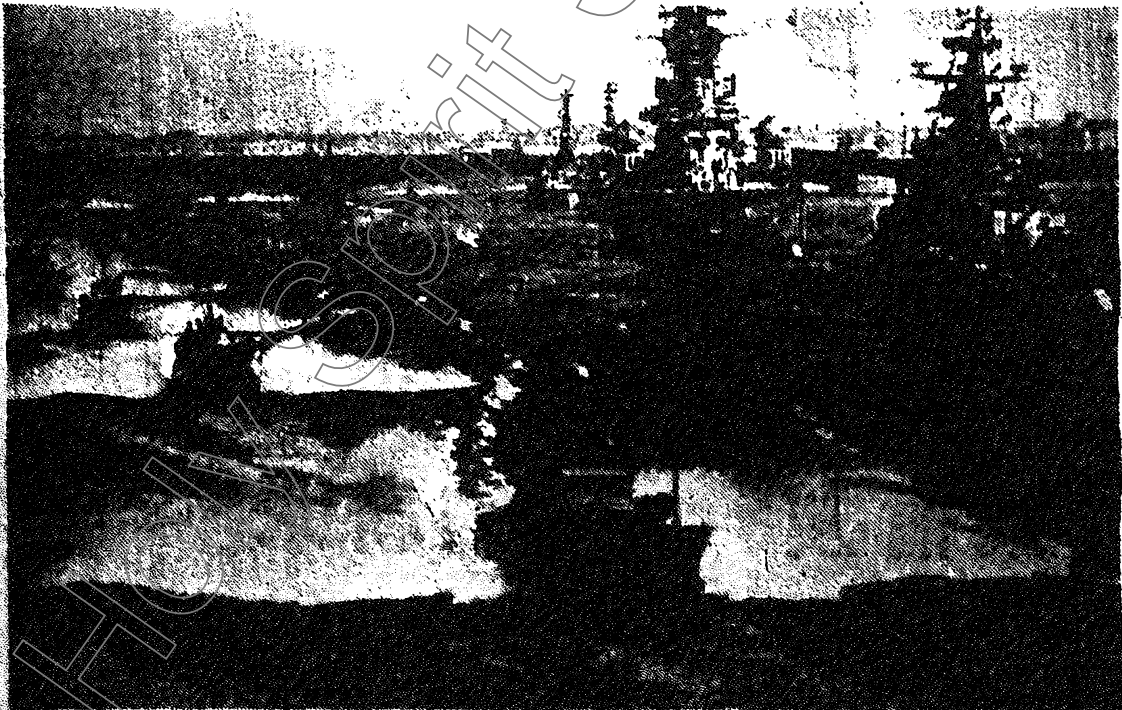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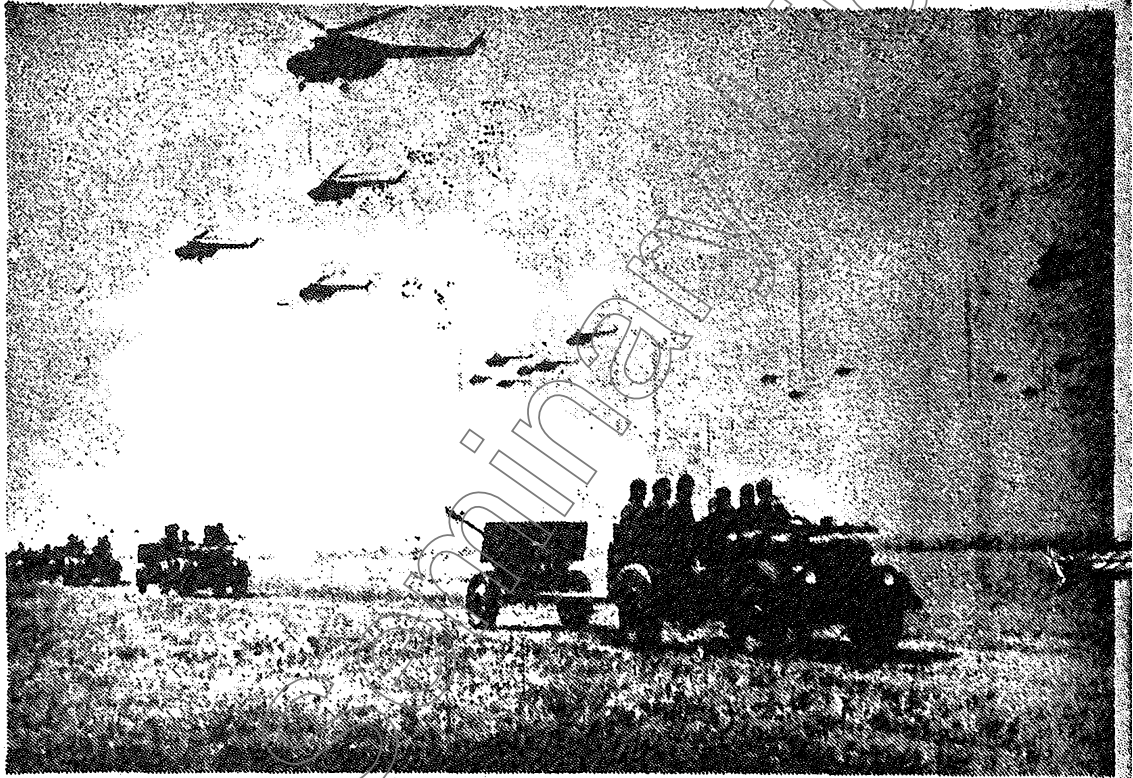
請 衆 信 友

爲 彼 祈 求

强大無比的蘇聯武裝部隊

2月23日是蘇軍建軍節。

1917年，在布尔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武裝的工人隊伍——赤衛隊，是蘇聯紅軍的前身。它最初是一支很小而又分散的革命隊伍，它在艱巨的鬥爭中逐漸成長壯大起來，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各大城市，從而建立了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1918—1921年國內戰爭時期，蘇聯紅軍平息了國內反動白黨的叛亂和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實現了國內的統一，贏得了和平的國際環境，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軍隊擊敗了希特勒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把人類從德、意、日法西斯的壓迫、奴役和威脅下解放了出來，蘇聯軍隊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四十年的建軍過



程與作戰的鍛煉，現在已成為舉世無敵的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軍事力量。

上圖：由直升飛機降落的部隊和卸下的拖炮車。

左圖：武裝的蘇聯海軍陣容——正在進行中的魚雷快艇。

（新華社稿）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